秦漢書疏

東漢書疏卷之六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桓帝

袁著汝南人郎中

上書論梁冀

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

書曰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

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順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寇榮 恂曾孫 侍中

亡命上書請罪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

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羡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

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没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虚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絶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滞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内設置萬

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寃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胇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重陷穽步設舉趾觸罦罝動

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
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
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凄風夏降霜雹
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
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
避遠讒夫之誡以寧風旱以弭灾兵臣聞勇者不
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
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
無以自别於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蒐識路之

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怒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五官中郎

上言客星經帝坐

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

因上封事曰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

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

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

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

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

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昔宋閔公與

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武帝

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

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𡡉媽伏其
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
多放濫物情生怨故主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
甄其徳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
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
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
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
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
之聖徳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

下令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
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灾可除

臧旻徐州從史

上書訟第五種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
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
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
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
與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授於囚虜之

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異之術乎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條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

顯季布之曾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度遼將軍

上疏陳時事

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

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膺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

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也審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

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太原太守

疏薦賢材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

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頴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上書救李雲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楊秉 字叔節震中子太尉

諫微行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冀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

誅宣子辛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問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奏去宦官

侍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

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寧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富於王室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之書之以爲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

諸竹中歸合爵而行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有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諫議大夫

災異疏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

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

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

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痯痯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

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

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

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

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

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

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麀子曰麑乳産也）斯豈唐咎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懐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婿咸陽令閻樂誅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巳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

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鴝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錢貨議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

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

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濫食寧得無所賸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之計乎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内也蓋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
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
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
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
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
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
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
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
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謡曰立我蒸人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注云壞滅之國微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

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屛營傍偟不能監寐白駒喻賢人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木函牛之鼎謂大鼎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

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白馬令

露布上書

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

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灾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侍中

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諸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

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宮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趺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疾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

仲尼所録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氏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

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愽逆道藐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孫程 宦者涿郡新城人

上言救虞詡

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為太子被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襄楷 字公矩平原隰陰人

疏論災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

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郤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

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
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
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
雨靁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
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
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
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
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
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
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

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汞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輙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巳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宫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

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甞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始皇也謂秦秋後傳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和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君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虗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

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瑯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

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楊喬字聖達烏傷人

疏薦孟嘗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守宰並多貪穢珠遂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會稽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
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
德清行出俗能幹絶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
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産易積掌握之内
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
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
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歳有訖
桑榆行盡而貞忠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
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
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

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
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薦賢禽息秦大夫薦百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比軍中侯

請抑渤海王

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
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
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
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

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

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城門校尉

諫繫黨人

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䟽諫曰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熈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

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
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謟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
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應前事
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
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
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
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
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
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

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黃瓊

疾篤上䟽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

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陁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與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

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王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

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復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末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

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荀爽 字慈明潁川潁陰人郎中

便宜策

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

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

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

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
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
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
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
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
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
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

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

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導

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備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崔寔字子眞涿郡安平人
駰之孫時爲郎

上政論

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
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
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
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

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

輙創制中興之至亦臣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輙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

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密如薦動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

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韃鞦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

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

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陳蕃

疏駁衆議

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

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諫桓帝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燿在天下應分土藩屛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

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餓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宫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宫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宫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宫災（公羊傳曰西宫災何休注云時傳公爲齊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宫而不見幽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

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貴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諫獵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上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楊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頻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復諫桓帝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内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巳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

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毆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没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没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

郡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嘵訢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救李膺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上疏極諫

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

不可以離道規誘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皃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悵悵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百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

疏理李膺

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罪元群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糾姦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隷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

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橈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首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拾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

東漢書疏卷之六終